



八十幾歲的蔡文進船長仍十分健朗

## 最後的捕鯨船長

研究海洋文化的人，來到恆春鎮山海漁港免不了來拜訪蔡文進船長。

蔡船長應是目前碩果僅存，擔任過捕鯨船鏢手與捕鯨船船長的老海人，可說是臺灣捕鯨歷史、海洋文化的國寶、「活化石」。

坐在開著雜貨店的自家騎樓，八十幾歲的蔡船長笑著說，幾年前，海洋大學的研究生來探訪他，就在屋簷下席地而坐，一、二十個人坐滿滿的。現在，不知道是不是禁止捕鯨了，已經好久都沒有再來。

日治時期捕鯨基地設在南灣（今恆春鎮南灣里，即核三廠旁的南灣海水浴場），戰後捕鯨基地則在香蕉灣（今恆春鎮鵝鑾里，墾丁大街沿臺26號省道南下約四公

里）。為何選在南灣和香蕉灣？蔡船長也說不出所以然。而會找上蔡船長，則是因為他是當時方圓三十里唯一有執照的船長。對！你的反應可能和我乍聽之下的反應相同：甘（哪）有可能？蔡船長解釋，戰後初期政府並未強制規定出船需船長證之類的執照，相關規定出爐後，蔡船長是在地第一位遠赴淡水、基隆受訓的漁民。蔡船長不無驕傲地說，他可是有兩千噸級船長的資格哩！



小小的香蕉灣現在已是遊人多於漁人了

最初，蔡船長在捕鯨船只是擔任助理鏢手，捕鯨會社（公司）的政策原是希望培植在地技術人員來降低人事成本；但是日本籍鏢手並不想傾囊相授，原因也很單純，剛好和會社立場相反，若不再有利用價值，就會被資遣回國。蔡船長就在這兩股利益相互矛盾、衝突的力場夾縫間，學習鏢手的工作。

人生的變化，就像海洋一樣深不可測。

見習了幾個月後，會社方面希望蔡船長能試試發射捕鯨鏢，正牌鏢手倒也十分慷慨地讓出鏢手的位置，只是男主角卻心虛得可以——因為正鏢手從沒正式地授過一堂課啊！

蔡船長說，他在見習鏢鯨時，看到標準的射鯨距離大約是「兩隻電火桿」的間距，可是鏢手交給他時，卻是超過兩倍的距離，他瞄著瞄著，總是沒有把握出手，但是日本籍的正鏢手又不斷地催促著，他的眼睛就在鏢頭和鯨魚間不斷逡巡。船隻跟著鯨魚一段時間後，他隱約感到身後整艘船似乎在正鏢手不間息的催促聲中一點一點地騷動起來。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萬分之一秒，蔡船長發出他人生的第一隻鏢槍，而且有如神助般地竟不偏不倚地正中鯨頭，旁邊的正鏢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它就是發生了！

時隔半世紀以上，蔡船長還是間夾日語、得意地對我述說著那段歷史：那次航期，正鏢手十發八中，他則是二發二中——命中率80%與100%的比賽。

還有一次，捕鯨船在琉球北面海域發現了一群海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獵捕到了七隻，正想回航拖往母港

時，發現竟有三隻鯨魚不見！捕鯨船當下在獵場四處搜尋，船長也同時回報公司，公司再通知各港口漁會。

「那麼大一隻海氈，哪有可能會不見？」蔡船長一副嘲笑的表情。後來追到一艘東港籍漁船，要回第五隻，「另外兩隻在東港發現，（是）琉球籍的漁船仔拖過去的，還未進港就被攔下來，海氈上面還有阮公司的鏢頭，伊要怎麼辯解？當然得還給我們啊！」這是不是叫「人贓俱獲」？只是這贓物未免也大得嚇人了！

我問蔡船長，捕獲的鯨魚是否就近在香蕉灣處理、加工。他肯定地點點頭，告訴我：通常捕獲鯨魚，捕鯨船會立即回航，回香蕉灣外淀錨後，隨即將卸下的鯨魚以鍊帶拉進香蕉灣岸上工廠內處理：切鯨肉、熬鯨油……，所有成品都送到外地（以日本為大宗）銷售。我追問蔡船長，恆春在地人會不會去買鯨肉食用？他說不會，因為鯨肉不好吃，不合臺灣人的口味——捕鯨公司曾送他幾罐鯨魚罐頭，真的不好吃！但是若全外銷，臺26線早期可並不像現在這麼好走，遲至1960年代都還未舖柏油，從香蕉灣若走陸路到高雄港，恐怕曠日廢時，而且當時應該也還未發展出普遍的冷凍運輸，如何運送？可惜我向蔡船長求證這件事時，蔡船長也不甚了了——蔡船長說，當時鯨肉切割下來，就放進一個一個像他家騎樓大小的櫃子，櫃子裡放滿冰塊，至於如何運送到主要消費市場，蔡船長仍是一副笑笑的表情說：「他們自然有辦法啦。」

蔡船長另外講了一段可能是我們這一代禁獵鯨豚的人永遠不會知道的事：

海氈、海豬肉真「熟」！他說，如果同時把一塊旗魚

和海豬／海氈肉，放在大小相同、裝滿冰塊的冰櫃內，結果旗魚的這邊冰塊還一堆，海豬／海氈這邊的冰塊卻早融化光了。真是神奇！如果用科學的角度，大概另有一番解釋，但是漁民就是可以用中醫裡的「熱」來解釋。

蔡船長還說，由於捕鯨公司老闆就是圓山飯店的老闆，政商關係良好，民國五十幾年，老蔣南下墾丁時，還曾來香蕉灣視察，甚至與蔡船長合照。「伊（老蔣）人還未到，就一堆憲兵、警察來檢查，憲兵牽一隻狗仔——很大隻的那種德國狼犬，四處聞四處找，一個（人）一個（人）檢查，狗跑來跑去，牽狗的那個憲兵就跟來跟去，真真正正的『有狗累』！都檢查完之後，從伊的車門邊鋪一條紅地毯，有夠長，一直鋪到工廠內，伊下車後，就問那隻海氈誰抓的？他們（公司同仁）就把我推去前面，伊（老蔣）先和我握手，問我海氈在哪抓的？按怎抓的？……落尾又和我照相。伊穿一件很大的披風，就像是在相片看到的那一種。」蔡船長談到這段往事，笑得合不攏嘴，彷彿仍是昨日。

在那個極度威權的時代，這件事對恆春這種海隅偏鄉，應該是件大事吧！我問相片還在不在，我原以為蔡船長會把它裱框起來，當成傳家寶，畢竟是十分特別的經驗啊。結果蔡船長笑得靦腆說，搬了幾次家後，前幾年研究生要看時就找不到了。

2012年的今天回顧臺灣捕鯨業的點點滴滴，確實有人面桃花的感觸，尤其在讀過廖鴻基的《海洋遊俠·大魚來過》之後。

在那篇文章，廖鴻基先是描寫他到夏威夷賞鯨的經驗，再反思恆春曾有的鯨豚資源。廖鴻基說：據推估，



花蓮賞鯨船所見多為小型鯨：海豚。

恆春「曾經有好幾個大翅鯨（座頭鯨）家族選擇這個海域是牠們秋冬季節的休息場及繁殖場」及數量可觀的長住型海豚，過境型的鯨豚更是常見。但就在日治時期與戰後1960、70年代的短暫捕鯨業殺雞取卵式截殺下，目前恆春乃至全臺已無長住型的大型鯨，就連小型海豚也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他感慨，若沒有這段灰暗捕鯨史，恆春十分有可能發展出像夏威夷般一年一度的賞鯨季。

逝者已矣——2012年的我們，當然沒有資格去抨擊前人為了生存（貪婪？）而做出與大自然拚搏的種種行徑，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我們只能不斷地藉前人的經驗來修正我們的行為——來者可追。

蔡船長代表的，是一個遠逝的時代。當最後一位捕鯨船長也凋零時，那個遠逝的時代，也終將落幕變成歷史——願人們能從那段歷史學到一點東西。





後壁湖遊艇港。搭配遠方台電風力發電風車為背景，頗有另番風情。

## 後壁湖漁港的美麗與哀愁

「後」是相對於「前」，所以當初後壁湖之名，就是源於恆春城的中心地位而成為「後面」（後壁）的邊緣位置。

後壁湖漁港是臺灣本島最南端的漁港，由於天然形勢佳，附近又有寒暖流交會所形成的豐富漁場，再加上貓鼻頭至鵝鑾鼻一帶因為三海匯聚，所以海象奇特，許多漁船都會在後壁湖漁港閃風避浪，在漁業發展的早期就是恆春一帶最重要的漁港。

但在1978年興建核三廠時，後壁湖漁港被劃為輻射安全低密度人口管制區，限制了本港漁業活動與港區建設的相關發展。幸好建廠期間，蔣經國總統多次南下訪視，指示後壁湖漁港應仍保留給漁民使用，於是有了第

一次的轉折。

1984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後壁湖漁港也在公園規劃範圍內，1990年代配合國家發展遊艇的政策，後壁湖漁港雀屏中選為南部遊艇碼頭，是第二次的轉折。

後壁湖漁港就是這樣一個集傳統、現代、商業、保育、漁船、遊艇於一身的港口。

走進後壁湖漁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恆春區漁會新大樓，近年來由於積極變身，一樓商場已經成了饕客品嚐海鮮美食的熱點，每每引來美食節目的採訪。大樓左側一百米處有一現代化建築，原供「恆春—蘭嶼」航線的候船室及商品店使用，但現已挪至港區右半邊，偌大的建築僅賸墾管處後壁湖管理站一隅和公廁偶有人跡。

在兩棟現代建築之間的，是一宇小廟鎮靈宮。鎮靈宮主祀水仙王公，旁祀關聖帝君和書著「滿載盈歸」牌座，座前則置放一艘王船模型。水仙王公即屈原，屈原於西元前278年抱石投江而死，後人感於屈原的忠貞，除了傳為端午佳話外，也將他奉為水神之一。隨著時代的推演，水仙王公的轄區竟從內陸水域過海來臺，掌理後壁湖的海域靖寧。鎮靈宮的正門對聯：

水仙鎮守萬年興／王公巡狩船滿載

入殿後中座楹聯是：

水中龍蛟鎮魚蝦水族／僊山境主被蒼生萬民

接著兩側楹聯則是：



鎮靈宮內的小王船

屈上肝照忠心照日月／原忠無私為民萬古愁

如果我們反過順序來讀，正是從屈原到水仙王公、從為國社稷的忠臣到為苦民瘼的神祇的過程，所以當我們讀到最側端楹聯時，感慨更深、更真：

湘潭溢靈鸞伴千儼歆天護萬民  
擁座中崙俯凝七星徼海不揚波

從故鄉湘潭升天再到異鄉恆春半島七星岩來護土麻民，屈靈均真擔得起在端午之外，終年受此地的黎民香火供拜。

小小的鎮靈宮，雖然僅一個樓層，且佔地不廣、建築風格素樸，但是卻是後壁湖漁港港區唯一的信仰神宇，黃瓦燕尾夾在商業、觀光為導向的漁會新大樓和後壁湖管理站間，更顯得靜宓肅穆。

沿著港區左側的遊艇港走，可以走到墾丁國家公園警察隊與港檢所，再過去就是港口嘴，只有在地人才會攀過短牆走到海堤盡頭，享擁海天一色的美景。白色港口堤防左側是一片一、兩公里寬的裙礁潮間帶，在此秘境戲水踏浪、觀察潮間帶生態都是一絕！



小而精巧的鎮靈宮

港區右側是漁港，停滿大小不一的船筏，也是恆春半島唯一能泊二十噸級以上漁船的漁港。右側盡頭，是玻璃遊艇的售票、乘船處，再過去，一處正在大興土木的工地，未來或許是展覽館、是旅遊（購物）中心，或是飯店旅館，正宣示著後壁湖的未來不僅僅是船艇進出的港口，也是旅人遊客、商品金錢流動的港口。

在後壁湖遊艇港的上方，是臺電南展館，展示著電力的各項資訊，最吸引遊客的除了免費冷氣外，就是免費的3D電影，內容不盡然與電力有關，算得上是生動活潑。但更吸引我的是入口處的幾缸熱帶魚，要侍候這幾條小魚可不簡單，從棲地、水溫、水質都得嚴格控制。

漁港的南方約一公里處是核三廠的排水口，這裡原是珊瑚生態極佳的地方，由於核三廠興建時的時空背景，未能考慮到珊瑚生態，所以讓水溫高過附近海域的核電廠降溫水排放在此處。儘管臺電單方面一再強調排放水並未影響周邊海域生態，但是從肉眼觀察，排放水的顏色和周邊海域完全不同，怎麼可能沒有影響？長期在墾管處任職的杜虹在《比南方更南》說：

滿天星斗晶燦，照耀著堤外的珊瑚海洋，也照耀著堤內滾滾奔流的熱廢水。這是一個令人心痛卻只能徒嘆無奈的畫面。核電廠的出水口，正巧是臺灣珊瑚生長最好的區段，於是，學者、保育人員與從事海域潛水活動的遊客，只好不斷地在出水口附近泅游。

不過，正因為顏色差異，形成特殊景觀，仍引來許多遊客到此一遊。



而漁會新大樓的正上方則是恆春鎮大光里的核心，舊名大樹房的自然聚落。因應墾丁地區觀光業的盛興，大樹房近幾年多了許許多多特色民宿，或兼營潛水，或主打海景，總之，讓這個純樸的小村多了許多商業氣息，也多了許多遊客和飄來飄往的車輛。

恆春區漁會大樓

大光里從此不再只是陳達的故鄉，而是身懷後壁湖漁港這顆明珠的行政區；而後壁湖也不再只是向水仙王公祝禱滿載盈歸的漁港。後壁湖漁港已經擁有許多身分：漁港、遊艇港、玻璃船、墾丁蘭嶼交通船、潛水天堂、核三廠……，住在這美麗與哀愁交織的後壁湖漁港，水仙王公屈原，您要指引您的子民往哪個方向前進呢？



## 後壁湖的屈原

水僊王公伸了伸懶腰，昨天就為了調停觀林寺和金鳳寺的老問題，擔擱平常的就寢時間。

這年頭，想睡個好覺都難。

水僊王公探頭出殿外，看看日頭位置也該有辰時了，雖然不算晚，但多數的漁民不是早就入港，就是早就出港；廟祝拈過的晨香裊裊，他應該剛離開不久，水僊王公知道一直要到傍晚，廟祝和幾位在地漁民才會再出現，除此之外，若有訪客，就是幾位誤闖的遊人了。

多年來，水僊王公早已養成一定的生活作息，如果不是昨天的突發狀況，他的作息還是保持一成不變的習慣。說是突發狀況，其實也是多年老問題——上頭大樹房觀林寺、金鳳寺兩戶老鄰居總是為了地盤、為了名





份、為了拉拉雜雜的小事，得找個和事佬調停，這附近，論資排輩，也只他夠格出來講講話，雖然如此，這又干他什麼事呢？水僊王公搖搖頭地想著。

多年來，水僊王公早已養成在日出之前起床，聆聽出港前的漁民的心聲禱語。他喜歡聽這些底層庶民的祈禱，沒有什麼多崇高多遠大的抱負，多半就是豐漁、平安的請求，最最麻煩的，也不過是家裡誰誰誰生病或運事不順，希望水僊王公能保佑賜福。小事嘛！和瘟王爺聊聊、和太歲談談，攀攀交情拉拉關係，能幫的幫；如果命當此劫，真的是誰也救不了啊！幾年前幾個潛水客在七星岩出了事，整掛的家屬一起跪倒廟埕祭禱，這種事真是少遇為妙。

當然，神是愈靈驗，香火就愈旺盛；不過，若要求輝煌、求富貴，他屈靈均也不會成為水僊王公，更不會有五日節（端午節）的盛典。

在這南方小港平淡度日的規律生活，他不懂為什麼好不容易修行成仙成神了，還要去爭一點點名份、爭一點點排位或一點點俗世凡界的香火。不過，他也了解就是有人喜歡被簇擁的感覺。

昨天，老土氣喘吁吁地跑來說：「又吵起來了！又吵起來了！」他一時間還沒弄清楚，老土就拉著他往上頭走，一路叨叨絮絮地說著

這次紛爭的起因：「去年底，不是有位上頭（大樹房）遷居在外、事業有成的子裔回來尋根祭祖嗎？」

這事他知道：「聽說是上一輩去了南洋經商，事業有成。往生前，一再叮囑小孩一定得帶他的香灰回來看看親朋好友。」

「就是這樁！」老土說：「這不是好事嗎？但祭完祖墳，老鄉想再為角頭公廟添添香油錢時，南北兩邊的鄉親又為了哪邊是正統公廟吵了起來，讓老鄉看了笑話！連忙留下一筆香油錢，委請族裡長老自行主持發落。唉，這……怎麼發落？從過完年吵到過完中秋了，結果都還沒個影……。」

水僊王公頓了頓腳步，他到這時算是抓住了爭議脈絡，追上老土說：「前陣子五日節時，金鳳觀音、觀林觀音和你們幾個好朋友來我這兒喝五日節酒時，好像還沒問題啊。」

「哎呀，沒到最後，誰會先撕破臉？當然是客客氣氣的啊！」一小段路，因為都是陡坡，走得老土氣喘吁吁。他說：「說來真的也沒什麼大事，凡界的香油錢咱們又用不上，頂頂多幫咱們修修屋宇、描描金漆，難不成還能拿來吃？可這兩邊的心結本來就不是香油錢的問題，只是因為香油錢再次挑起。」

水僊王公點點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講起來，觀林寺和金鳳寺的恩怨情仇，也絕不是只因這件事；這件事只是筍絲，好料的都還在土裡哩！

大概兩百年前，大樹房的開臺祖吳家兄弟初渡上岸時，未諳水性的他們，在經歷過黑水溝的驚濤駭浪後，除了感謝公媽保庇外，就是感恩隨身的觀音媽香灰庇

七星岩潛水客遇難求助鎮靈宮的新聞報導





座落在大光國小門前的金鳳寺

護。從此，觀音媽成了大樹房這角頭世代黎庶唯一的守護神。和其他神祇一樣，大樹房的觀音媽一開始也是暫厝吳宅大廳，等角頭眾信行有餘力時，才降旨建廟。大概在1930年大樹房的觀音媽宮首次建廟，名「西天寺」。只是西天寺擇地不佳，除了座落在眾墳之間並與萬應公比鄰，陰氣過重外，廟地狹仄，遇慶典大祭、進香禮拜，場地每每不敷使用，於是志之士就順勢倡議遷建，即今金鳳寺。不料入廟安座不久，竟發生神像被偷的怪事，後來雖經神諭，掌握神像去向，但地方上卻從此流傳金鳳寺穴脈年限已屆的傳聞，三度遷廟之議隨之而起。這次觀音媽選擇的廟地，竟又回到最初落腳的吳家祖厝，就是現在的觀林寺。

南北兩間南海觀音寺，系出同源，如果大樹房的南北信眾能各依所好，各信其神，也不相妨礙——就像臺灣各地算算也不下上百座媽祖宮、上千尊金身，三月一到，也就不管東西南北，一起瘋起媽祖風了。但如果事涉「正統」的血緣問題，大家就敏感了。媽祖有大媽、二媽、三媽之分；有大甲媽、北港媽、新港媽……之別，好的時候大家不分彼此，吵起來時可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金鳳寺倚仗的是較早興建，觀林寺則說自己才是觀音媽最早落腳處，講起「正統」來，也各有依憑，也都言之成理。

這事有點像是兄弟分產，外人就算是族中長老、地方仕紳全無置喙的餘地。所以四十年來，儘管周邊鄰近的好朋友們，包括水僊王公都介入調停，但總沒有個全美之策。四十年前爭議初起時，最嚴重還發生過集體械鬥的情事！二十幾年前，大樹房、大堀尾（今日行政區皆屬大光里）人口外流嚴重，這事好像也就停息了一陣子；隨著恆春半島觀光風吹到後壁湖港，大光里又慢慢熱鬧了起來，這事竟也死灰復燃般地拿出來討論。水僊王公想：如果沒有南洋子裔回鄉添捐當導火線，這場爭議也是早晚會發生。

先到觀林寺，尋不著觀林觀音，兩人連忙再往北走，來到觀林寺與金鳳寺中間的大光里活動中心，就看到兩



觀林寺前石刻的沿革誌，細說著金鳳、觀林兩寺間的軼聞。

邊對峙的人馬。觀林觀音在南，金鳳觀音在北，兩人似乎漠不關心地看著這群一觸即發的人群。

水僊王公先到觀林觀音旁，說：「觀音大士，這是怎麼回事？」

觀林觀音點頭致意後，回道：「一群刁民，教訓教訓就好，不妨事。」

水僊王公說：「神有神智，容易控制，就怕凡人失去理智就難以控制。」

「只要對方不鬧事，我這邊自有我控著！」

水僊王公點點頭說：「給我點時間過去那邊說說。」

水僊王公跨過人群，來到金鳳觀音旁，說了同樣的話，拉著南北兩個觀音湊在一起把話說開。

水僊王公說：「咱們神格，全由人群的共同意志而形成，像我屈原，和臺灣有什麼關係？就只是當初一群漁人希望我來庇護這一方水土，我就來了。今日，咱們也好不容易有了一群信仰我們、敬仰我們的信徒，有必要為了點小事，讓他們相互鬥毆致死致殘嗎？」

看兩個觀音不吭聲，水僊王公接著說：「不如就五五分帳……」

話還沒說完，急性的金鳳觀音就搶了話頭：「這不是香油錢的問題，而是孰先孰後的原則問題！事情總有個先來後到，我金鳳寺本來就早於觀林寺，憑什麼他們說他們是正統？」

觀林觀音接著說：「就是一句『先來後到』！咱們大樹房最早的落腳處在哪？不就是他們吳家大宅？觀林寺只是把大宅改建成大廟罷了，哪裡晚了你金鳳寺？」

金鳳觀音說：「咱們說話得憑良心、憑證據。吳家大

宅的香火早就遷到西山寺，我金鳳寺可是承接著西山寺而來。吳家大宅早賸一具空殼啦！」

觀林觀音說：「話不能這麼說……」

水僊王公知道這話題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急忙插話：「我知道，我知道。這話咱們四十年前就討論過了，那時沒有結論，今天也沒辦法討論出個結果。」

水僊王公看看左邊的觀林觀音，又看看右邊的金鳳觀音，看兩人不搭腔，就接著說：「您是觀音大士，您也是觀音大士，都曾在佛前發願救人離苦，今天凡人因一時意氣、一己私利而鼓眾械鬥，您倆怎麼能不想辦法調處，反倒被拉扯進來？」

兩位觀音靜默無言。

「如果兩位能各讓一步，不如賣我老屈一個面子，降旨給兩邊神乩，就五五分帳，或者，乾脆全數捐予國小，提昇教學設備，讓大樹房南北的子裔都能受惠。」水僊王公提出另一個折衷方案。

事情於是就這樣解決。等到人群散盡，已是子夜過後。

回程路上，水僊王公好奇地問土地公說：「你會去羨慕或嫉妒福安宮的土地爺嗎？」

土地公搖搖頭說：「一方水土一方神，車城的靖亂不是我能干涉，何必去羨慕或嫉妒呢？」

水僊王公點點頭說：「咱們神靈，就是人群共同意志的展現。所以求偏財的，不會來我鎮靈宮；求平安健康的，也不會去邪神陰廟。我在想，觀林、金鳳兩位觀音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不能跳脫物外，反倒受世俗影響。」

土地公點點沒有搭腔，心裡想著，果真旁觀者清。這事，究竟要不要回稟天帝？

「小事小事！」水僊王公似乎看出土地公的猶豫，說：「犯不著為了左鄰右舍的齟齬驚動了上頭。何況這事也不是今天才有。只希望他們的修行能更純醇，提昇神性而減少俗性。」

但水僊王公也知道這說得比做得簡單。正因為神靈是人群共同意志的展現，與時俱進自是難免，像早期是無動力船筏，當岸上親人祝禱人員平安時，水僊王公可以輕易地循氣找人，現在全改成動力船筏，找人就沒昔時的便利、迅急；再像以前是一方水土一方神，可現在住民流動頻繁，連土地公這在地的老資格都覺得後壁湖改變得他幾乎抓不住節奏了。修行，難度當然也就與日俱進。

水僊王公看著他小廟旁的漁會新大樓，近午時，遊覽車已經一輛接著一輛把遊客送來進餐。前陣子，還有幾位故鄉湘潭過來的遊客，興奮地在他座前拈香認親。他想到二千多年前的故鄉：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榜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九歌·湘夫人〉

多美的過往。從座前看向外頭，艷陽照在一汪水藍，一艘小筏緩緩駛進加冰廠前的碼頭，赤膊著上半身的漁

民，露出久曝後的黑黝。他笑了笑，久居異鄉成故鄉，他喜歡中秋過後仍熾陽如夏的南台灣，他喜歡廟前一片故鄉絕對沒有的棋盤腳。

是啊！神靈是人群共同意志的展現，如果鎮靈宮的水僊王公是後壁湖一地人民對他屈原的期待，他就該是後壁湖的人、後壁湖的神。

水僊王公在座上伸伸懶腰，待會打個盹，午後，廟祝會再來拈一炷清香。



鎮靈宮前刻工古樸的石獅

